

故乡如明月 照亮文学路

在福建,如果有人问我,你是哪里的?我的回答总是比较拖沓。我总会说,籍贯闽南,出生地闽北,是邵武的。这让别人总是觉得,这人怎么对自己是哪里人回答得这么不干脆,扭扭捏捏,有什么隐情似的。只有到了外地,最好的回答,我是福建的,人家听了一般不会再深问下去。

我想,与我年龄相近、不好准确回答自己是哪里人的,应该还是挺多的。那个时候,我们都可能因父母插队或从业等,出生在异乡,又因考学而就读在异地,而后又因工作需要这走那奔。不管怎么说,我年轻之时,总不在乎这个问题,他乡即我乡,异乡是故乡,真没有什么游子情感上的酸

楚,反倒有着河山大好多留迹、前方有诗任随吟的潇洒。正是这种心境,在我年轻时写作和发表的小说作品中,几乎找不到故乡的情景,我也从未刻意地去寻找故乡的意味,去深思故乡对我心灵的意义。

人近中年,不知为何,有一天,我突然心中来了一股情绪,非常想抒发一份感情,我开始着笔写一个中篇小说,名叫《小小少年》。写着写着,我的笔触就写到了在闽南老宅里童年的印记,写到了在闽北邵武时的少年时光。就在写作过程中,我的记忆居然被全面激活,并且是那么强烈地冲撞着我的心灵。那些宅子里的闽南果树,那些少年时

闽北邵武的小吃,曾经穷困的往事,不堪的顽皮岁月,却唯美地显现出来。如在同安家厝门前,苦等货车摇晃着掉下几根甘蔗,画面依稀,却恍然在眼前。又如邵武有一种至今还很难被翻译出来、方言叫“脚跟糍”的小吃,在我写作时,夹着米粉肉的香味,和浇上辣椒酱的辣味,就那么随风而来。我也很快就完成了这个中篇。

几年之后,我又写了个中篇小说,叫《童话之石》。写的是少年的纯真友谊如何在成年后被严重地亵渎。这时,不知不觉之中,我在闽北邵武的许多旧事,又如潮似浪般地涌现出来,富屯溪水、沧浪之阁、乡间校园等,一一呈现,让我恍若初入,几乎一气呵成写就。这篇作品先在《当代》杂志发表,后来被《小说选刊》和《长江文艺

好小说》选登,至今仍是我最喜爱的个人作品。非常感谢发表和选刊它的那些编辑老师,让它能为我一段人生记忆立此存照。

快步入老年之时,我突然想写长篇小说了,这完全是一种内在的感觉,总感到内心很不安、冲动和焦虑,完全是一种精神折磨,夜半之时都会被心灵突然唤起。于是,我开始了《海边的钢琴》的写作,想写海边三部曲。《海边的钢琴》可以说是我的第一部长篇,我把背景放在了厦门和闽北邵武,写了一个在海边出生和山城成长生活的老师,他因中年丧偶和独女在国外,以及其他种种原因重新回到了海边之城生活。是不是人生的重新开始不得而知,但他遇上人生的困惑与迷茫。在这部长篇小说里,我倾尽了对幼时生活之地和后来成长之地的所有情感。这时我才深深明白,对我来说,一生之中的记忆,可以在年轻时被暂时性丢失,而到了中老年时,却可能被许多遭遇和感悟彻底唤醒。这部作品写到一半时,我因其他原因,转身去写了第二部长篇《海边春秋》。这部作品写得很快,8个月的时间就完稿,发表在《人民文学》杂志。因为在福建生活和工作,我所有的写作积淀,短时间就如井喷般而出,写作完成之后,至今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像上美术课的学生一般,就那么静物速写般地完成了。后来想想,那不都是自己在福建的所历所见?不论写海边的头水紫菜或线粒海蛎,还是写来闽的新老台客与渔村的老人青年,这些都是

我熟悉并沉淀成记忆中的一部分。之后,我又继续写《海边的钢琴》,一年之后得以完成,感谢《当代·长篇小说选刊》予以发表。在写《海边的钢琴》过程中,借着小说中人物的思考,我渐渐明白,故乡是人的心灵家园,那是确立你的人生基因的地方,是滋养你心灵成长的地方,它不仅是地理标志,更是文化的认同、情感的所系和个人精神的标识。

故乡,有如明月潜在人生的心灵云层之中。月亮在夜空里,能把深深庭院照亮。在我的心里,故乡呢,那是我人生的一次次奔月。(陈毅达)

漫言小语

孔子为什么说“不学诗,无以言”?

《论语·季氏》中,孔子的儿子孔鲤曾经告诉过别人孔子是如何教他读诗的:

尝独立,鲤趋而过庭。曰:“学诗乎?”对曰:“未也。”“不学诗,无以言。”鲤退而学诗。

这里的“诗”,特指的是《诗经》。这段话是说,有一天,孔子一个人站在庭中,孔鲤恭敬地走过。孔子问孔鲤:“学诗经没有?”孔鲤说:“没有。”孔子便说:“不学诗经,就不会说话。”孔鲤退回便学诗经。

孔子不仅让自己的儿子学《诗经》,更将它当作教材教授给弟子。那么,在孔子眼中《诗经》到底为何如此重要呢?

孔子曾经对诗经有过一个总评,他说:“诗三百,一言以蔽之,思无邪。”《诗经》三百篇,用一句话来概括,就是思想纯正。正因为如此,孔子将《诗经》作为弟子的启蒙教材,发挥其独特的教育作用。子曰:“诗可以兴,可以观,可以群,可以怨;迩之事父,远之事君;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学诗,可以培养想象力,兴起人的高尚情志,提高观察力,了解天地万物与社会大千,锻炼合群性,学得讽刺方法,学习孝顺父母、报效国家的方法,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。由此可见,在孔子的教育体系中,人的修养开始于学习《诗经》。

一人学诗,有助于完善人格;整个社会学诗,则有助于净化社会风气,《诗经》由此产生了重要的社会教化功能。子曰:“入其国,其教可知也,其为人也,温柔敦厚,诗教也。”(《礼记·经解》)

读诗可以使人情飞扬、志高昂、人灵秀。今天我们读《诗经》,更应该从“思无邪”的诗中,汲取古人创造的宝贵精神养料,提高自身修养,养浩然之气。

阅读者说

陆游的咏梅诗

凌寒绽放、傲雪迎春的梅花,因其气韵芬芳、风骨高洁,向来深受诗人们的喜爱。自比为“一树梅花一放翁”的陆游,是咏梅诗人的杰出代表。他矢志不移报效国家,为官清廉造福人民,在四十余年宦海浮沉中,梅花一直是陆游的精神伴侣,不仅给他带来了创作灵感,更寄托着他坚贞不屈的人格追求。

梅花让陆游悦目赏心。“荆州十月早梅春”,梅花是陆游眼中的报春使者,引发对未来的期望;“雪堆遍野四山中”,漫山遍野的白梅让陆游心旷神怡;“官柳弄黄梅放白”,寥寥数笔描绘了生机勃勃的初春风光;“粉破梅梢,绿动萱丛,春意已深”,灵动的景色让行色匆匆、远赴他乡上任的陆游获得了片

刻欢愉。然而,山水田园的自然美景在陆游诗篇中并不常见,远大的人生抱负和强烈的爱国情怀才是他作品的主旋律。

梅花常常引发陆游的忧国思。陆游28岁时赴南宋都城杭州赶考,在礼部初试中获得第一,孰料因主张收复河山而触犯秦桧,被取消录用资格。此后,陆游屡遭奸臣陷害,虽朝中人人知其才干,他却不得不在屡贬屡迁中度过一生,始终未获重用。岁月蹉跎中,陆游总是从梅花的开与谢,联想起自己日渐苍老,报国无门。荆州的梅林下,35岁的陆游“慷慨悲歌白发新”;荣州的春梅前,49岁的陆游“许国虽坚,朝天无路,万里凄凉谁寄音”;在53岁赶赴福建任职途中,他

面对怒放的梅花,感叹自己“功名塞外心空壮,诗酒樽前发已华。官柳弄黄梅放白,不堪倦马又天涯”,一句句咏梅诗,诉说着陆游的壮志难酬与一片丹心。

梅花象征着陆游的高洁人格。淳熙十五年(1188年),63岁的从六品官员陆游辞官回乡,写下了这样的诗句,“寒食清明数日中,西园春事又匆匆。梅花自避新桃李,不为高楼一笛风”。四年后,陆游又以《落梅》为题,引申到自己“过时自合飘零去,耻向东君更乞怜”的人格操守。

不能不提的是那一阙《卜算子·咏梅》:“驿外断桥边,寂寞开无主。已是黄昏独自愁,更著风和雨。无意苦争春,一任群芳妒。零落成泥碾作尘,

只有香如故。”在凄雨寒风中,驿站外断桥边的寒梅默默绽放,自开自落,无人眷顾,有着报春之实,却无争春之名,凋谢飘零后,花瓣还被车马碾为尘土,可谓悲凉孤苦之极。然而一句“只有香如故”,歌颂了梅花的高洁品质和所象征的高尚人格。这首词立意高远、风骨凛然,以柔弱的梅花比喻坚贞的操守,向来被认为是陆游品行与精神的真实写照,也是历代咏梅诗中不可多得的佳作。

正是因为始终洋溢着拳拳报国之志、殷殷爱国之情,始终流露出宁折不弯、才高行洁的人格追求,陆游的诗篇才得以流传千古,成为一股令人感动的文化力量。(田晶)